**小女子**

**第一集：移居英国**

**旁述**

1931年，吕冬出生于中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平后, 吕冬和妈妈偷渡去了香港。後来她在香港结婚，生了6个儿女。她丈夫姓刘，所以，在教会，大家都称呼她“刘婶婶”。

我听过很多人说自己的故事，但每次想起刘婶婶，我总觉得她的故事很独特。独特，不是因为她的遭遇独一无二，其实刚好相反，她的遭遇是相当普遍的，甚至连你都可能有过类同的遭遇。她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，这些遭遇将她塑造成一个很不简单的女子。如果刘婶婶听到我这样描述她，她一定不同意，她会说：“我有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懂，我只是一个小女子。”刘婶婶很喜欢称自己“小女子”。

1967年，刘叔叔、刘婶婶带着他们的孩子 ，一家八口从香港移居英国生活。後来她在英国利物浦一间华人教会认识了一位牧师，名叫张熙和。从那时开始，神就塑造刘婶婶的生命了。

以下是 2016年1月的访问内容，刘婶婶当时84岁。

我们一起来听这位“小女子”的故事。



**访谈内容**

**刘**：我于1967年移民來到英国。那时，我住在另一个城市，那里沒有（华人）教会，所以我就在家里崇拜。我带着兒女們一起，看一本圣经、唱诗歌、祈祷、读一段经文，就是这样崇拜。这样崇拜一直维持了九个月。

我丈夫对我說：“英国有很多教會，你可以去那里。”

我說：“我不去，我听不懂（英语），去也沒用。”

我们在那城市住了差不多一年。後来，我遇见一个朋友，是我丈夫的朋友。我跟他聊天，就问他在哪儿可买到中国杂货。

他說：“這样吧，我帶你去利物浦，在利物浦可以買到唐人杂貨。”

他就帶我們去利物浦買唐人杂貨，途中，我们经过唐人街。

他說：“這里就是唐人街了。”

我看了一下，看到那里有一间教会。可是，車已经开走了。

等到下一周，我帶着最小的儿子和女儿到利物浦找教会。我不会说英语，下了火車，我们一直走，我心里想，我该去哪里呢？街上一個中国人都沒有。我儿子當時只有8歲多，还不到9歲。

他说：“妈妈，我们一直找不到教会，待会又不懂怎样回去火车站，不如回去吧。”。

我說：“不要怕，要有信心，我們不是找电影院看电影，我们在找教会。主会帮助我们的。”

当时，我们到英国还不到一年，儿子才学了兩天英文。

他说：“妈妈，不如这样问路：唐人街 — 唐是sugar，人是people，街是street，并起来就是sugar people street。”

我哈哈笑了起来：“儿子，不是糖！唐人街的英语不是这！”

那天我带着孩子出門是早上11点，我不停在找教会，不停绕圈，一直绕到下午4点，怎样都找不着。我就不断祷告，後来我看見一個中国人从大街另一边走过来，我就走上前問他唐人街在哪儿。那时，在英国的中国人不多。

他问：“你想去哪儿？”

我說：“我想去教会。”

他说：“你跟着我走吧，我正要去教会。”

我问：“你住在利物浦嗎？”

他說：“不，我住在伦敦，我是学生。”

你看，多么奇妙，神就是这样帶我去了教会。

当时的利物浦教会很少人，在一间房子里聚会。有一位外籍女士和一位從非洲來的中国男士（打理教会）。因为非洲排华，那位男士来了英国。他不是牧师，他只是在教会参与一点服事，也不是全职服事，他是为中国人做些翻译的工作。教会里只有寥寥几个人，包括数名学生，以及两三个英国本地女士。当时的利物浦教会就是这样。那时，張熙和牧师还沒有來牧会。

**访问员**：我知道您有这福气认识张熙和牧师和张师母已有很长的日子，有多少年？

**刘**：很感谢天父，我认识张牧师和张师母已经有45年了。1968年，我参加利物浦教会。1970年，我认识我敬爱的张熙和牧师和张师母，那年张牧师來利物浦教会服事。我开始认识张牧师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跟我以前在香港所见过的神的仆人很不一样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特别。

牧师來到利物浦建立這间教会，我大多數都是在星期天，或在教会的活动见到他。他在這间教会服事的时候，很不容易。那時利物浦教会很小，只在一間房子聚会，只有几个人。他來的時候很艱辛，什么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，他要讲道，有一个弟兄帮他翻译，沒有詩琴，他就当司琴。在我眼中看来，他这样服事是很不容易的。他很吃苦，很特別。那时候利物浦教会只有几个人，老一辈的利物浦人提起利物浦教会都不喜欢。但牧師來到后，神很使用他，吸引了很多學生来教会，所以参加聚会的大部份都是学生。学生主要来自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；当中还有很多护士，是来自马来西亚的。那时中国学生不多，因为中国还沒有开放。起初，我们只有几个人聚会，後来，多了很多人。为什么？我想是与牧师的生命有关。

我看到牧师是这样服事的：什么事都由他一手包办，没有人帮忙。他来教会服事，没有工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由于没有工资，牧师为了养活一家三口，就去了教书。

那时他任教的学校在利物浦是一间以差评而出名的学校。学生很不听话，因大部份的学生都是来自单亲家庭。但牧师告诉我，他很感谢神，他上课时，不用骂学生，他们都很听话，很尊敬他。我看到牧师很劳苦，一个人在教会服事，负责讲道、查经、家访；还要去教书，生活很不容易，吃了不少苦。但他很忠心、很顺服神，配合着神的工作。我看到牧师的生命好像一根蜡烛不停地燃烧，他的生命确实很不同。

牧师在我心中留下什么的印象？每星期天他都穿着同一套西服，银灰色的。我心里想，这位牧师不是一位没有知识、没能力赚钱的人。有知识、有能力赚钱的人，又怎会经常穿同一件衣服。他该可以享受荣华富贵，可是我见牧师每周都是穿着同一件衣服，还要负责教会所有的工作，他是那么的劳苦，那时我很不明白。我看到服事神的人是这样忠心。这是牧师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，非常深刻。

还有他的行事为人，他说了，就去做。这是我亲耳听见，亲眼目睹的。为什么我说得那么入神、那么贴切呢？因为那时候教会很小，位于20号那间房子，房东收回房子后，我们就租了一间外国人的教会。崇拜后没有地方聚集，我们就到一个姊妹的房子聚会，就是張嬸的房子，在二楼，有什么活动就在那里举行。有时候，我们聚会后会有问题解答。怎样进行呢？我们把问题写在字条上，然后放进一个箱子里。之后，我们就把字条拿出来，牧师按上面写的问题去回答。那时有很多学生，很多年轻人問問题。有一天，其中一个问题，是关于教会基督徒团体生活的。牧师教导我们，在神家里的人，像一家人一样，关系很亲密，但是我们不要觉得是一家人就随随便便用别人的东西，不须计较，相反，我们用别人的东西要很小心。

有一次，牧师和师母搬家，搬去挺远的地方，因为路途太远，师母和女儿就不便去（教会）。牧师要来我家借宿，星期五晚他要领学生查经，然后星期天讲道，（聚会）完了才回家，这样大概持续了兩、三周。我的房子又大又長，他住在走廊尽头的房间。你知道吗？英国很早就天黑，真是又冷又黑。我下班后回家，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，上学的上学、上班的上班。牧师在哪儿？

我边喊：“牧师、牧师！”边走去敲他的房门。

我问：“牧师，你为什么不开灯？”我看到他坐在窗边看圣经。

我说：“牧师，开灯吧，房间很暗啊！”

他说：“刘太太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”

我立刻就想起他的教导 -- 用别人的东西要很小心。我听完后，就明白到，說了就要实行，不能光说不行。这件事对別人來说可能很琐碎，却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。

还有，我是经营餐馆生意的。那时，我还年轻，是45年前了。我实在很忙碌，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牧师很关心我，常常来探望我。我的丈夫当时还未认识主，每逢牧师来看望我，我丈夫就像一头老虎。他是那么忙，牧师来探访他的“傻婆”（我的丈夫经常这样称呼我），他的态度表现得很不欢迎牧师。我就很难过，很不舒服，但他是我的丈夫，我不可以说他，对不？可是，牧师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他一点都不计较。他不但不计较，在那样场合本该是很难受的，可是下次他又是欢欢喜喜地来看我。因此，我從牧师身上，学到一个功课，以後无论我探访什么人，无论他有多不欢迎我，我下次也要欢欢喜喜地去。

我看到神的爱是那样激励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关心一个人。我也看到，原来一个神的仆人，他的生命是有這样的素质，不像以往在香港我所遇到的牧者，只是握握手，打个招呼，聊几句，说些无关痛痒的话，十分表面。说起这些事像是很琐碎，但却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。总言之，我被牧师的讲道与他行事为人一致吸引着，神的话和神的仆人这种生命就这样深深地吸引了我。

我是一个在香港信主的基督徒，1961年信主，1967年去英国，直到遇见牧师后，我的生命被主改变了，真是很大的改变。我属灵的根基是不好的。为什么不好？別人问：“你信耶稣吗？”我回答：“信”。但你想一想，我没去查经，只是听道，又怎能说得上有属灵根基和有神话语的喂养？但神借着他的仆人的行事为人来教导我，令我十分深刻，因为我看到牧师不是单单站着讲一篇漂亮的道，然後所讲的道和生活不相称。正好相反，他每天的生活与所信的，与神的话配合，正如圣经教导我们的。这美丽的印象深刻地印在我的心里。

**访问员：**在你的生命里，有没有哪些张牧师的教导特别对你有帮助，直到现在还记着？

**刘**：有。大概是在1972或1973年，我们在圣迈克尔教堂（St Michael Church) 聚会。有一次牧师讲道，他说在中国，那时他刚信主，有一位弟兄和他都很穷，买了米就没钱买菜。有一天，他们有一条小鱼吃，那弟兄就为到有一条鱼吃而感谢神。我听了后，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安静祷告，我跪在主面前，跟神说：“主啊！牧师分享你的爱是那么甜蜜，为什么我却没有这感觉？为什么我感受到的爱是如水一样淡？”我又说：“我好像一个门外汉，你的爱一点都不能触动我的心。牧师分享你的爱是那样甜蜜，于我却淡而无味。” 我知道我是爱神的，但却没有这种体会。我对主说：“主啊！我所能感受到你的爱，真是淡如水，像门外汉一样。”

“门外汉”这个词还没说完，接着发生什么事呢？突然我听到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这响声就像炒菜时下油进锅的声音，把我吓倒了！我当时是闭上眼睛跪下祷告的，在异象中，我看见主耶稣侧着头。我什么都不会说，只说：“主啊！求你让我不要忘记你啊！”

当时我整个人都倒下来，全身在发抖，不能走动。接着我从房间慢慢爬出走廊，二楼的走廊，用着臀部一级一级地下楼梯。到了一楼，我就打电话给牧师。牧师立刻赶来，我就把整件事告诉他。

牧师说：“刘太太，你看见神的荣耀了。”

自那次经历後，我的生命就很不一样了。

又有一次，那时候，我们已经从20号的楼房搬到圣迈克尔教堂聚会。有一位弟兄结婚，他的妈妈从加拿大来参加婚礼。教堂内的卫生间有一个衣帽架，那时英国的天气很冷，大家的外套都挂在那里。那位弟兄妈妈的外套也挂在那儿。她來参加婚礼和度假，不会多带大衣，只带了一件。崇拜后，她发现大衣不见了。张牧师很有爱心，他叫我们一起凑钱，買一件大衣送给她，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不是让我们单单凑钱買大衣送人，而是学习关心他人的需要。我就明白过来，这就是关心人，这才是教会。以前我不懂，沒有这样的榜样给我看。所以，我很喜欢看小事，如日常生活中的小事。以往我虽然当了很多年基督徒，但从来不明白教会是怎样的，也没听闻过什么是喂养，也感受不到什么是温暖。

另一次，牧师和师母搬家，教会各人都知道。早上起來，我在主面前安靜，差不多接近正午12时，我觉得要去看牧师和师母。我问自己：“为什么要去看他们？我没有什么事情要找他们。他们要搬家。我不去！我去干嘛！”可是，心里很着急要去。我还是在想：他们要搬家，我突然去，又没问题要问，我去干嘛！

那时，我还不会开车。心里一直在挣扎，去还是不去？最後我决定去。我拿着他們的地址，打的过去了。

到达後，我敲门，师母给我开门。

她说：“进来，进来。”

进去后，师母说：“我们已经收拾好，快要离开了。没有时间煮饭，就在外卖店買了午餐，你来吃一点吧。”

我說：“我不吃了。”

突然，电话响了。师母去接电话，之後告诉牧师 ，房东说暂时不要搬。师母的语气和态度很温柔，没有急促，沒有恼怒。我心里想，他们的女兒那么小，我也是个妈妈，奶瓶都收拾好，床板都收起了，准备要搬，突然间又说不要搬，所有东西都要重新拿出来，多麻烦啊！我觉得师母很溫柔，牧师也很平静。还有，她还去拿纸巾，去抹干净厨房的抽风机。我想如果是我，我就不管了。师母这种溫柔，不急促的印象就留在我心里。我突然想起，因为我这个人需要被改变，我需要学习。小孩学习是要实地上课，要亲眼目睹的，不能单靠看圣经学习怎样温柔。我的个性很急促，还有很多时候十分固執。所以你看，神教导我，要我实地上课。我就这样学习，在神的仆人、神的使女身上看到这幅美丽的图画。所以，我印象很深刻，久不久就去想。有时，当我看到自己的丑陋时，我就想起这幅美丽的图画，借此克服自己的丑陋。我喜欢看美丽和真实的东西，这就是我的性情。

有一天，我觉得我看到牧师和师母的生命，看了別人后，就要看自己。我不是看了別人就算，我要反省。唉！为什么别人有的生命素质，我却没有？我好像少了一些东西，但少了什么我不知道。那时候他们住在罗顿道(Lawton Road)。我便去问牧师，进屋後，牧师和我两人坐在火炉旁边。

我就单刀直入地问：“牧师，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？”

牧师笑着看我，他没有说是，也没有说不是。他给了我什么答案呢？他给了我两个钱币模型。

他說：“我们中国以前是用大头银币。这两个银币拿出来是很难分辨它们的真假。 举个例子，你是基督徒，他也是基督徒，你怎样分辨他們谁是真、谁是假？两个大头银币，看上去是没有分别的。到底它们的分別在哪儿？你把银币掷到地上，真银币会发出‘叮’的一声，很响亮清脆。假的银币掷到地上时，只会发出‘噗’的一声。”

我想，糟了，牧师给我两个大头银币，可我不是银币，我是人！牧师没有给我答案，我该说什么？我没有答案，那就回家吧。

我不停思想，该怎样掷这两个大头银币？想着想着，我看到神确实给了牧师智慧！我这样的生命，我不懂分辨。如果他说：“你是基督徒。” 我就会沾沾自喜，会觉得什么都不用学了，我是基督徒。如果他說：“你不是基督徒。” 那就惨了！我努力了那么多年、那么辛苦，我不偷不抢，行公義，又有信心，如果說我不是基督徒，我必定会泄气，不想再做基督徒。神确实给了他仆人智慧，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选那一个答案都很不妥。所以他就给我两个大头银币，让我自己去掷。真银币沒有杂质，假银币才有，真的和假的不能混在一起。

我一生都不断地在掷银币，掷到今天还在掷。掷什么？掷我的内心世界、行事为人、生活方式、是否愿付代价，内心是否有假和杂质。在我每天的生活里，在做生意时，我就用这两银币去掷。

**问**：即是检查自己的内心世界？

**刘**：是的。要检查自己里面有没有杂质，到底我是真银币，还是假银币 ？这就是我敬爱的牧师，给了我两个银币模型，掷了数十年。我很感恩，很赞叹神給他的仆人那么有智慧，所以我十分敬重牧师，他給了我很多宝贵的属灵食物。



《完》

**小女子**

**第二集：孤寂**

**旁述**

虽然每周你都去教会听道，但是你的心灵是否饱足？或许你身边有很多人，但你能找到同心人吗？当你的心灵感到疲倦和孤寂时，你会如何面对？

张熙和牧师在利物浦教会服侍了五年後，便去了加拿大。刘婶婶一直念念不忘那五年在教会里的温馨生活。



**访谈内容**

**刘**:牧师、师母应该是在利物浦服事了五年，然后去加拿大。他把教会交托给其他人负责，而我就留在利物浦教会。牧师离开后，虽然还有教会，但却不能喂养我。不单是讲道，日常生活也跟以前不一样。虽然有崇拜、讲道、聚会，但却不是我想要的那种。我想要的是张牧师和师母在这里服事时，他们带给我的那种甜蜜和爱。我该怎样形容呢？就好像巧克力里的一粒豆，整粒豆都被巧克力包着。这是多么美丽和甜，而这幅图画维持了我十九年。直到1994年，梁家铿牧师来到。

虽然我看不到神的形象，但我看到圣经里主耶稣的教导和他在世上是怎样的，还有我看到神的仆人的时候，我就把他们合拼起来，原来神的形象是这样的，这深深吸引我等待了十九年，如果没有这幅图画，我又怎能维持这十九年，直等到家铿牧师来呢？这些很美丽的图画不停激励着我，激励我做什么？等待神的仆人回来。

我怎样等待？我在房间里的地上或床边跪着，不停祷告。每当祷告，我就流泪，哭到我都不相信自己。这样的情况，维持了两至三年。我跪下祷告的时候，想到当时利物浦教会挤满人，有一百多人。我跟主说：“主啊！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，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，在这里有很多灵魂，有年老的，有年青的，他们没有灵粮。请你带你的仆人回来吧！”我这样求主带张熙和牧师回到利物浦教会，回复以前那种甜蜜，那种服事。祷告当中，我不停流眼泪和鼻涕，我很害怕，我跟主说：“主呀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哭？”我又不是悲伤，又不是被人打，但却像吸毒者一样，流着眼泪和鼻涕。我很害怕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哭成这样子？后来有一天，我在祷告中想起，牧师那么忙，培训班一个接一个，有那么多学生，牧师怎能分身回来利物浦呢？！我说：“主啊！请牧师差他的学生来吧！”后来家铿牧师就来了。

让我现在述说神的恩典，神怎样不放弃利物浦教会。

刚才跟你说，我祷告了几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张熙和牧师在河流的一端，河流很漂亮，不是很宽，水也不深，水很清澈，石头一块一块，不是很大，都是又白又滑，每块大小都差不多。牧师就在河流的源头，弯着腰捡石头，我就站在河流的中间。我们没有说话，但彼此心里都明白，他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也知道他在做什么。牧师就捡了两堆石头，我就帮他捧起所捡的石头。之后，我将这个梦讲给他听，他一听便笑。接着那一年，张牧师安排了很多人来看我。第一对夫妇是陈少华牧师和太太，那年是1991年。同一年，第二对夫妇是孙树民牧师和太太。年底圣诞节时，家铿牧师来看望我一周。之后，我再问牧师可不可以派人来，牧师跟我说：“请你再等，现在我安排不到人手。”直到1994年，家铿牧师和美艳师母来了建立教会，就是现在这间教会，我们开始进入另一阶段。

张熙和牧师的生命真的好像活祭一样，还有张师母的温柔，两夫妻配合着做神的工作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张师母的温柔，不是我凭空想象，是我亲眼见到，亲耳听到。我是一个爱发问的人，我经常去问牧师问题。其实牧师身体不是很好，经常不舒服，为什么他身体不好？那时候，英国利物浦不像现在的利物浦，那时天空黑黑沉沉，天气很冷，他以前住的地方有很多工厂，是烧煤的，烧煤产生很多烟，他吸入那些烟後，带来什么结果呢？哮喘。他经常都不舒服，我很笨，不知道他那么不舒服，还去问他问题。无论他多辛苦，他都没有拒绝我，仍接待我，他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为什么我说张师母温柔？有一次，我相信牧师真的很不舒服，但我还去问他问题，牧师和我坐在火炉旁边，他不停咳嗽，咳到要用手盖着口，鼻里有些血流出来，张师母很温柔，很安静用毛巾帮他抹，抹完后，牧师又继续跟我聊。我傻呼呼的，看见牧师那么辛苦，也不说要走。我这个人经常爱发问问题，不问完我就不会离开。你知道吗？这幅图画留在我心里面。我也是人家的妻子，如果我见到我的丈夫那么辛苦，我会发脾气，请他快点走，但师母没有，她很温柔。还有很多美丽的图画，那种温柔很吸引我，我就是这样看事情，我不是单凭耳去听的。所以我形容神的仆人，好像蜡烛一样燃烧，毫无保留，不留任何好处给自己。这种神的仆人，你去哪里找！

很多时候我在教会分享，我说，你们有没有找到好像以利亚、以利沙这样的神的仆人？神人是帮助你们解毒的。我说，我有！神的仆人，张牧师帮助我很多。我刚才说，我是一个没有属灵根基的基督徒，我不但要听他讲道，我还要看他的为人，他讲的道跟他的生命是否一致。他帮我解决了很多疑问、困难、弱点，还有我的罪。最糟的罪是什么？就是生气，不放过自己，连自己都不知道。若神的仆人没有属灵的眼光，人是没办法知道的。

有一天，张熙和牧师来到我家，他问我：“刘太太，你有什么罪吗？”当时，我吓了一跳。你看，有神的灵同在的人，是多么厉害！我想，我有什么罪？我是一个好人，爱丈夫爱家庭，没有做不好的事，没偷窃，没抢别人的东西，没骗人，一点贪心都没有，也没骂人，又是个这么虔诚的基督徒，虔诚的意思是，我参加所有崇拜，一天的营会也不错过，何来有罪？他问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突然，他单刀直入，没有拐弯抹角，我们也不是聊到什么话题他才这样问。我心里想，我没有罪！感谢天父，一霎那，我想起了。我对牧师说：“我有罪，我不仅气我妈妈，我恨她。”因为我的婚姻是盲婚哑嫁，妈妈将我嫁出去，婚后我受了很多苦，我怎样受苦呢？就是我和丈夫没法沟通。我丈夫是山东人，我是广东人，那时我十八岁，他说的话，我一句都听不懂，我只能抱着枕头哭，你说我苦不苦？他的脾气好像老虎一样。我恨我妈妈恨到入骨，但是我又非常爱我妈妈，我分不清楚爱与恨的感受。

我说：“牧师，我很爱我妈妈，我自己不吃也要给她吃，我自己不穿也要给她穿。”你猜他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？

他说：“你把爱与恨夹杂在一起了。”

啊！我明白了，爱是人性，她是妈妈，我是女儿，对不？这种爱是孝顺的爱，但在内心我恨死她。牧师说我把爱与恨夹杂在一起，我明白了。解开这结和清除这毒之后，我的生命很不同，感受到生命完全被释放了。你看，神人就是有尖锐的属灵眼光，这些罪是很隐藏的，我是个那么好的人，别人是难以发现的。我想跟你讲，你能否找到好像以利亚和以利沙这样的神人来解毒？我遇到了，就是张熙和牧师来帮助我解毒，这是牧师对神忠心的服侍。

他不怕别人怎样批评他，他对神是很忠心的，为什么我这样说？有一次，我们崇拜后，我们就坐他的车回家，那时我还不太懂开车。你知道吗？牧师的车是很旧的。五个人坐在车里，包括我和其他学生。牧师从唐人街开车出来没多远，有个学生，也是去教会的，就问牧师可不可以也送他回去。其实多载一个人，我们挤一点是没问题的。但牧师却很温柔地跟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坐满了。” 一般人会说：“没问题，进来吧！” 因我们都害怕得罪人。牧师却不是这样，因为英国的法律规定一辆车最多只能坐五个人。另外，牧师的车又旧又残，若因超载而出意外时，就会害了别人，并且也会损害神的荣耀。他不像我们，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，牧师做事的态度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他不怕你不喜欢他，他只想讨神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

我记得又有一次，我们在守圣餐，有一位老姊妹，她不是太投入教会的，不仅不投入，还有一种不太尊敬的态度。守圣餐是尊重神和圣洁的时刻，对不？她却在那场合，说话不是很合宜，很不尊重人，我不知道怎样表达，就是很不恰当，很骚扰人，总之就是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。当时牧师就停止她，不让她说，还请她出去。我觉得作为教会一分子，又是神的儿女，最重要的是要尊敬神和尊敬人，这位老姊妹却没有这种态度。要知道尊敬人就是尊敬神，若不尊敬人，就是不尊敬神。牧师不怕人不喜欢他，他只要讨神喜悦，不是讨人喜悦。做神的仆人能做到这样，真是一点都不容易。很多人都讲道，很多人都会做很多事情，不睡觉都做，对不？我看到，从我接触牧师，向他发问问题，他怎样接待我，还有他身体力行，干了很多重活，如打扫教会，以及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事，我看到他那种爱人如己，那种付出和舍己的劳苦，真是很不容易。你们没有看见，我却看得很清楚，听闻和亲眼看是有差别的。

**访问员**：婶婶，你说：自从张牧师离开利物浦后，教会就一直缺乏喂养，在那漫长的十九年里，你是怎样维持属灵生命，怎样跟神保持紧密的联系？

**刘**：怎样维持？就是靠读圣经和祈祷。

那时我经营餐馆是很忙的，每天早上起床，冲一杯茶，然后上二楼，用十至二十分钟安静在主面前，才去上班。晚上下班后，等丈夫回家，我就读圣经和属灵书，最少读两个小时，所以我睡得很少。晚上十二点多打烊，我得先开车送员工回家，周末更要凌晨两点才到家，上床休息已经是两点或三点多，但我还要看书一两个小时，所以差不多天亮才睡觉。第二天早上又起床，基本上我睡得很少。我哪里有那么多时间看书? 没有的。但神很恩待、很怜悯，我就是这样读圣经和属灵书的。

现在我经常劝人，要争取时间读圣经。现在有那么好的机会和时间，为什么不读？那时候，我真是很想多读，却没时间。神很怜悯我，让我在医院读圣经。我的心脏一直不好，终於病倒了，医生就送我去医院，让我休息一至两个礼拜。那段住院时间，我拼命读圣经。很感谢主，我不停读，每一句都能进入我的脑袋。我记得很多旧约圣经，都是那段住院时间读的。我靠祈祷、读圣经和属灵书 -- 如慕安德烈、陶恕、王明道的著作，靠这些来维持属灵生命。

最重要是读圣经，并要遵行，若不遵行，读都是没用的。读过圣经，若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神的话就会提醒。举个例子，想到“不轻易发怒，胜过勇士，治服己心，胜过取城”，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。

**访问员**：婶婶，你刚才提到张牧师怎样一针见血，帮助你看清楚那么多年来，自以为很爱妈妈，但其实是参杂了很多怨恨的情绪在里面，原因是你妈妈当年要你盲婚哑嫁，导致在婚姻里你受了很多委屈和痛楚。能否跟我们分享多一些婚姻方面的经历呢?

**刘**：我大概十三、十四岁来香港，那时战争结束了，我在1945年来香港。我家里原本不穷，我爷爷是做生意的。后来日本人侵略我们，入侵了六个月，我的爷爷、奶奶和爸爸都死了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一家变得很惨。我的妈妈把弟弟留在家乡，就带我去香港。我们在海里经历三日两夜，后来船沉了，我们在一个岛上过夜，我真是死了很多次。

我的婚姻是由媒人介绍，可以说是盲婚哑嫁。香港以前的旧房子，是由一道楼梯上楼，每层楼有两道门。我住的那层楼，对面住的是上海人，我丈夫的朋友就住在那里。有一天，媒人在那里打麻雀时见到我。那时候我只有十多岁，编一条辫子。

那媒人问我的包租婆：“这女孩要不要嫁人? ”

包租婆告诉她，女孩子长大了当然要嫁人，她回去便跟我丈夫说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我丈夫去找包租婆，之后来找我妈妈，这都是我不知道的。有一天，他去我家里。当时我是有工作的，在鞋厂造鞋，我下班回家，一进门，看到有一个男人坐在家里。妈妈没作声，我就低下头吃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离开了。

**访问员**：刘叔叔比你大多少岁?

**刘**：他比我大十一岁，我就这样盲婚哑嫁。他是山东人，我听不懂他说的话，我也没什么话可跟他说。唉！那种凄凉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！我好像佣人一样，要跪下帮他洗脚，洗完，还要拿毛巾擦乾净他的每一个脚趾缝，不能不做。我那么恨我妈妈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是不需要嫁的，我有工作，是造鞋的，我能赚钱养家。我妈妈认为我嫁了丈夫，丈夫就养我。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嫁人，只有十八岁。中国人十八岁，其实只得十七岁，什么都不懂，白纸一张，非常单纯，后来要受这么多的苦。我可以向谁倾诉? 我只有一个妈妈，我想过去死。在我的脑中有一观念， “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”这是我做人的宗旨。我不会出走，也没有想过改嫁，我从来不会这样想的，我能想到的是自杀。

**访问员**：婚后几年都是这样，对不?

**刘**：对。一年多两年左右就已经。。。

**访问员**：就真的承受不了，太苦了。。。

**刘**：差不多。

**访问员**：太苦了。

**刘**：听不懂他的语言，也不懂说。唉，太辛苦了！他不但脾气不好，我跳水给人救回来，他看都不看我一眼。唉，心灵那种痛苦真是难以说出来！天父真的很怜悯我，我没有精神病已经很好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在香港无亲无故，只有一个妈妈。我都不想提了，实在太痛苦。不但丈夫带给我痛苦，妈妈也经常向我要钱。我说，我为何要这样做？钱有什么用? 钱、名利不是爱。我害病快要死，都没有人来看我。

我对丈夫说：“你去洗几个碗给孩子吃饭，好吗？我病了。”

他厌烦地说：“买外卖吧，干嘛要洗? ”

即便买外卖，都要用碗吃饭的，对不？

我得的是肺病，病得很厉害，发烧很严重，精神迷迷糊糊，我只好请妈妈帮我照顾孩子，我自己去看医生。看过医生，医生告诉我赶快去九龙医院。我丈夫不理我，也没人照顾我，但我怎样都要撑下去。我经常生病，又面对很大的压力，也没人倾诉，那种痛苦是没人能明白的。那时弟弟还在家乡，我没有哥哥，没有妹妹，什么亲人都没有，没有朋友，只有麻雀友。你会不会跟麻雀友谈这些事？不会的。我生病都没人理会，我只能自己去九龙医院看医生、打针、吃药。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我妈妈住在东头邨，我要带孩子去九龙公园球场那里。我跟妈妈说：“妈，请你帮我照顾孩子，我要去九龙医院看医生。”

为了医治肺病，我吃了六个月药，那时我的大女儿还没出生。我打了六个月的针，打到这两边好像黄蜂窝一样。吃的药好像钮扣那么大，一大包的药等着我吃。我问，为何要活下去呢? 人生就是这样过的吗？我觉得没有出路，除了每天照顾孩子、做饭、吃饭外，在那么多痛苦和压力之下，我就去打麻雀，打到不离坐位。每当丈夫问我有没有打麻雀时，我总向他撒谎说没有。在他下班回来休息那两个小时，我就请人顶替我，待他走后，我又去打。后来我在想，为什么要活着? 人生是为了什么? 难道就是做饭、吃饭、打麻雀？想死又死不去，这样活，我不甘心，但不甘心又能怎样！我没有答案，只能仍然这样活。那时候我妈妈去教会了，她叫我去。我跟她说：“不去。” 特别是我妈妈叫我去，我更加不去。我跟她说：“为什么我要跟你去教会？打麻雀比去教会不是更好吗？”

接下来让我分享我的得救见证 -- 神是怎样拯救我。那个时代在香港，每个家庭主妇都在早上八点拿着菜篮去市场买菜，之后就回家煮饭吃，吃完饭就去打麻雀。有一天，我拿着菜篮去买菜，在街道的转角，我见到一位外籍男子拿着公事包，上了一栋楼的二楼。那里平时是幼儿园，我的大儿子也在那里读书，但到了礼拜日就用来崇拜，所以我知道那是教会。突然有个声音对我说：“这个人那么好都要耶稣，为什么你不要耶稣? ”接着我有第二个念头，我先去买菜煮饭，吃完就去打麻雀，打到饱，打完这次，我就跟妈妈去教会。跟着来了第三个念头，突然之间，我觉得我很可怜，我看到自己很污秽，好像地上的泥一样。唉! 像地上的烂泥，不是混凝土，是家乡房子前的烂泥。我好像一滩烂泥，又脏、又惨、又贱。我吓了一跳，那时候我不明白，因不懂圣经，不认识真理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罪。那天买完菜，打了一天麻雀就停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再没有打麻雀，跟了妈妈去教会。

**访问员**：你都解释不到为什么有这种能力，对吗?

**刘**：解释不到，解释不到。在香港的天星码头，当船停泊码头的时候，船员会用一条大麻绳把船绑在一个铁趸上。我就像那艘被绳绑在大铁趸的船，动弹不得。后来有一把大刀斩断那条绳，船就自由航行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打麻雀的捆绑没有了，这种使我得释放的能力，是多么厉害。

我来英国已几十年了，有一次回香港时，妈妈问我：“阿冬，从那天开始到现在，你都没打过麻雀吗?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我弟弟又是怎样描述我呢? 他难以相信说：“姐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 你整个人都变了，不打麻雀，还把家里收拾得很整洁，造衣服给孩子们穿，把他们照顾得很好。” 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自动变成这样子了。”

**访问员**：你之前被打麻雀捆绑的时候，是否总是忍不住手，儿女生病时都要打麻雀?

**刘**：问得好！当时我们住在红磡的石屋。我住楼下，屋门口是平地，我们在门前吃饭。天气炎热，煲咸蛋冬瓜汤最好不过。妈妈帮我煮饭，我就去跟邻居打麻雀。饭煮好了，我的弟弟与我们一起吃饭。我第三个儿子很调皮，他一个不留神，他的屁股就坐在那锅冬瓜汤上面，烫到他在跳。我弟弟去邻居那里叫我：“姐，发仔给冬瓜汤烫伤了。”你猜我怎样回答他? 我说：“严重吗? 我快来了。” 我仍在打麻雀，只是问烫得是否严重。你看，这样的一个人！沉迷打麻雀到这程度，完全被捆绑着。不是说孩子生病我不理，我会照料他们，但是我没有细心去关注他们。总之，我会煮饭给他们吃，但我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麻雀那里，我的人生真没有希望。在这样的环境、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为何还要活着? 没有希望，没有爱。从丈夫那里得不到爱，从妈妈那里也得不到，儿女年纪还小，我只能为了儿女忍受着这些苦。在这种压力之下，不死不发精神病才怪。我没有朋友，只有麻雀友，谈麻雀经。这就是我信主的经过。

我三十一岁时认识神，当时有四个孩子。我去的教会位於山顶，是一间屋子。几个孩子们不断喊我，使我不能专心听道，只能站在窗边听，又没有查经班。但我很喜欢读圣经，早上我没时间读，丈夫上班，要服侍丈夫，孩子上学，要服侍孩子，带他们上学。晚上，孩子洗完澡就上床睡觉，我就擦地、洗衣服，做家务。忙完后，就开始读圣经、祈祷，每晚都是这样。

**访问员**：婶婶，你不识字，你怎样读圣经?

**刘**：我从来没进过学校。在我还没认识主之前，我已想学字，因为日本侵略我国，我没机会读书。我觉得不识字很惨，於是我看电影去认字，所以我很喜欢看有字幕的电影。还有我丈夫和儿子们读完了报纸，会把报纸放在一旁。晚上做完事情，孩子睡觉了，我就拿起星岛晚报来读。我也看武侠小说，看不懂的，就猜，还有看新闻。唉！有时我懂开头两个字，不懂最后两个字；懂中间的字，又不懂开头两个和最后两个。我只能不停猜和砌字。这样猜和砌字，若还是不懂，就去问邻居，我是这样学字的。我一直这样读小说、报纸和看新闻，我很喜欢看读者文摘，读者文摘是旧的新闻，我很喜欢看真的东西。信主后，我就读圣经和属灵书籍，王明道先生、慕安德烈先生和陶恕先生等著作，我都十分喜欢。



《完》

**小女子**

**第三集：苦尽甘来的婚姻**

**旁述**

如果10分是满分，你会给你的婚姻打几分呢？

刘婶婶的婚姻从0分增至10分，由怨恨转变为甜蜜，怎可能呢？

圣经说: 在人不可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



**访谈内容**

**访问员：**刘婶婶，我们都听说叔叔信主前后生命经历了很大的改变。然而，我们之中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叔叔，可否请你介绍一下，他信主前是怎样的？还有，当中神是如何改变他的呢?

**刘**：之前他已经在香港受过洗。受洗后三年就远赴英国。可是，他不知道什么是信主，不知道什么叫改变；仍然是旧人一个，依然过着旧生活。他从小在北京学师，14岁开始赌钱，喝酒，从此赌钱和酗酒越发不可收拾。每天下班后，就象是例行公事，一晚一支威士忌，喝得醉生梦死。赌钱方面，职业是厨师的他，纵使下班时间不一致，早至晚上10点下班，晚至有时候凌晨2点才下班，但下班后总是要流连于赌场直至翌日早上6点，日日如是，生命中重要的事对他来说仿佛只有酗酒和赌钱。

可是，无论他怎样赌钱，他很顾家的。很多时候他回家，我就问他，赢还是输？

他就会说：“打个平手啦。”我说：“由你控制的吗？”没有赢没有输！我一定不会相信。他说：“我会先将十几元收在裤袋里，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拿出来赌的。”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他呢？因为十几元于1950年代是个不少的数目。记得以前位于九龙非常著名的红鸡饭店，买一袋辩子包或西饼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，但他会经常买给小孩子吃。小孩子早上见到爸爸，而且还可以享用这么奢侈丰盛的早餐，就自然会开开心心上学去，但我就惨了！他的生活不外乎是赌钱和喝酒，即使来到英国后依然如是。

**访问员**：有没有吸烟？

**刘**：有！他有吸烟，普通的烟他可看不上，他说那些烟没有味道，很淡，他抽雪茄、抽烟斗；喝酒则喝威士忌。脾气很坏，脾气暴躁得不得了，而且很大男人主义，在家他说对就是对！举个例子，这个是汤勺，对不？他将汤勺说成是筷子都可以，他认为自己对就是对！固执、凶狠，大男人，且脾气极坏。一言不合就会打你。他平时不怎么出声，就算是打人他也不会出声，你见他笑咪咪地走过来，你就大祸临头了，打完才说！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嫁给他，跟在他后面，害怕得要死，为什么呢？每次外出，动不动就会打架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孩子，出去大多数跟他一起，有了孩子就自己照顾孩子，少了跟他出去。就是这样的生活。后来，他在1965年去了英国，而我和6个孩子1967年才来到英国。

**访问员：**他自己先来。

**刘：**是的**，**他自己先来，当时他是申请过来工作的。1年多后，他就申请我们整家人过来。我们来了英国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，就开始盘算自己做生意。开始做生意后，他照样去赌钱，而且赌得比之前更厉害。自己做生意，时间当然更自由。基本上是晚上一下班就去赌场赌钱，去夜店喝酒，喝到差不多凌晨4 、5点才回家。他不喜欢带钥匙，我整夜要等他，有时候我睡着了（我睡在房子最近大门的房间），他按门铃我没听到，他就拿个银币扔在玻璃窗上，那我就下去开门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话说虽然他赌得那么厉害，但我觉得神改变他，怎样改变他呢？那天，他出去，他就跟我说，“傻婆（他经常喊我傻婆），我现在要去哪里哪里，过一会就回来啦！” 如果那天出去，他不打电话给我，我就知道不妙了，他就是去了赌钱了。他的习惯就是这样。你知道做餐馆生意的，生意很好，很繁忙。他去赌、不回来，厨房少了一个人做（我是管酒吧的）。那我就知道糟糕了，他又去赌、又没有回来。这不是一两次的事了！不是几十次、百次、而是连续几年都是这样的。我就去找他，我跟我的伙计说：“你帮我盯着钱箱，看好前面（酒吧），我出去一下。”我就去找我的丈夫。我知道他在那里赌的，他赌牌九。

我到达的时候，我说：“爸爸 （我跟小孩子叫他“爸爸”），跟我回去吧，店里很忙啊。” 他一见到我过去的时候，他不作声，他赌完那一手，就会跟我回去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有时候我站在他后面等，等久了，我怕我沉不住气，我就出去门口等。他也会跟我走的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奇怪呢？后来我想起，我一去见到他的时候，叫他“爸爸，回去吧”。 他一看到我，脸色就变成黄泥头色！ 哇！起鸡皮啊！整个样子都变了，汗滴下来、滴、滴⋯⋯ 我还傻傻的，为什么你会这样的？整个样子都变了，好像很害怕。我心里想，怎么会怕我呢？怕我就不会去赌钱了！对不？我不明白，后来我才明白。因为他不是看见我，他是看见神的荣耀！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我上车跟他回去店里工作，我没有作声，没有问他，没有跟他说话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？如果跟他讲，开口问他，态度肯定不会很好，那种心情，对不？店里那么多雇员，又有客人，我将会怎样对待雇员，怎样对待客人呢？所以我没有作声，一直都不作声，当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样回去工作。下班回家后，到了晚上，睡在床上，我有时候会问他，有时候不问。那次我有问他：“爸爸，为什么你要去赌？为什么一定要去赌？” 他说：“我不想去的，很多时候我走到那里，想绕路走避开走，但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又走了进去了。” 他这样回答。控制不了，他就是这样跟我说，我就知道了。每一次好几年都是这样，我每次都是这样不作声去找他，他一见到我就整个样子变了。我不明白的，后来我才醒悟，“主啊，感谢你！原来是你在工作呀！我的丈夫才能够那么顺服，每一次见到我都跟我走！”

然后，戒赌之前发生什么事呢？他赌到怎样德性呢？其中有一次，我也不知道他输了那么多钱。他是跟他的朋友一起去的。他朋友的老婆来跟我说：“刘太，你的丈夫那天输了三千镑！” 试想一下三十多年前，三千几镑真的是很厉害的了。哇，我听见这消息后，我真的很生气！ 每天那么辛苦地工作，对不？一输就三千镑。平时去喝酒˴赌钱我从来都没有骂，基于他这样的个性，我不会骂他，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听，也不会改变。我很心痛，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，三千镑一下子一天就去把它输掉。那个时候我们住的那个房子，没有装修，家私也不多。我从来没有向他拿钱去装修，因为我一向是不管钱的，虽然他之前要求我管钱，但基于尊重这个大男人，我还是拒绝了。我感觉很疲惫很辛苦，我挣扎了三天，我该说他还是不说他呢？三千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，干活干得那么辛苦。我三天三夜憋在心里面，很辛苦，但是到第三天、快到第四天的时候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挣扎着，突然间想起，为什么你要做钱的奴隸？钱既不属于你，你为什么做它的奴隸呢？钱若是属于我的，我爱怎样用就怎样用，现在是他管钱，钱不属于我，是我放弃不管钱的。虽然我明知他去赌钱，但我认为还是不要管他的钱为上，我不想好像控制着他，我不想他看我为一个很巴辣的妻子，控制着他的经济，那不是我作为妻子应该做的。那么，既然钱不属于我，为什么我要为了那些钱那么辛苦呢？哇！这句话在我脑袋出现的一刻，那三天挣扎的大石，『嘭』的一声！掉下来了。轻松了，整个人轻松了！

大约相隔了半个月，不知道多少个星期，那个朋友的太太打电话给我丈夫，那时候的电话远没有现在方便，整个房子只有一个电话，而且房子又大。我从电视厅走出去接电话。接了电话后，我说：“爸爸，是找你的。”我丈夫就去听电话了。他说：“傻婆应该不知道的，她没有说啊！” 那个女人怕我丈夫怪责她告知我（我丈夫输钱的事）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如果我骂我丈夫，那我丈夫肯定会迁怒于她，她肯定会遭殃。但我丈夫说：“傻婆不知道，她没有作声！” 其实我早就知道。

后来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自动戒赌。他赌钱、喝酒我从来没有骂过他、没有说过他，我知道他的个性，別人不能说他的。你越严厉斥责他，他就越跟你赌气 -- 你叫我不要做，更加要多做一点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后来，第一戒赌、第二戒烟、第三戒酒。感谢神，是神改变了他，让他戒掉了这三样恶习。

**访问员：**都是他自发这样做的吗？

**刘：**自发的！没有人骂的！有一次我问他：“爸爸，为什么你不喝酒了？”。喝酒喝得那么厉害的人！是吧？ 他回答说：“没有意思啊！” 没有意思？ 哎呀，哈！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没有意思了！ 一晚喝一支威士忌的人！他说没意思！你想想看！

家铿牧师于1994年来，他开始参加查经，去教会崇拜。一路上，神就在他身上做改变他的工作。后来有一天，家铿牧师和美艳师母来我家探望叔叔，等待叔叔表达（愿不愿意受洗，接受神为他的主宰）。我不知道叔叔是否预备好了受洗，我只是看到叔叔并没有说话，一直沈默，静静地坐着，最后，承认说：“是，我是（对神）不认真！”。家铿牧师见他这样，便说：“叔叔，等下次吧! 我们来一起祷告！”叔叔便开始祷告，在祷告期间，他竟然向神悔改了！

他开口祷告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讲那些字、那些话。（祷告毕，家铿牧师马上把叔叔的祷文摘写下来，后来成了他洗礼的誓词）。

这是他洗礼的誓词，我相信要用心读一读，看看神何等奇妙。在他身上，圣灵的工作给了他一个悔改的心。这一番说话不是他自己懂得说的。让我读，我眼有点模糊，请你帮我一下。

『耶稣，求你可怜我吧，用你宝血洗净我罪，你等我已经几十年了，我很污秽啊！几十年来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我都做过，我做什么事都不认真。求你打开我的心窍，现在牧师领我和你立约，求你带领我跟随你，教导我、指引我看见你的亮光。让我可以跟着你走窄路，进天国。求天父赐我圣灵，我感谢你！』

哇！你说这样的祷告词不是神的灵去教他祷告，他怎样会懂得这样祷告啊！之前一个这样的人，对不？赌钱、喝酒、吸烟、什么事都做！他说：“你已经等了我几十年了！” 你看，神就这样改变了他。1996年受洗，两年的时间。1996 年 3 月3 日，是星期日，有三个人受洗。一个弟兄、一个姐妹和我的丈夫。这就是神好奇妙的工作！哇！真奇妙，你看！神的工作是非常美丽的。他戒了酒、戒了烟、戒了赌之后，家铿牧师就来，时间刚刚好！

**访问员：**那么他平日那些脾气，有没有观察到有什么改变？

**刘：**哇，改变很大！脾气改善了很多！以前他的脾气 - 哇，真的不敢想像！告诉你一点点。

我以前的餐馆装修，餐馆很大的，很宏伟，因为那间餐馆原是一座堡垒。酒吧的墙纸是丝绒物料，很漂亮，我们自己装修了两年。整个堡垒都是水晶灯，大小不一的水晶灯，那么漂亮的装修，他却在进门的酒吧，大堂那里铺上了一张地毯，你猜是什么地毯？好像这种，不是一整块的，一片小块剪出来的这种。你知道英国古老大屋很漂亮的火炉头吗？英国古老屋，堡垒那样的，他就铺一块地毯在那里。我就说：“爸爸，铺这块地毯不好！” 我接着说：“英国人的马房都不会用这样子的地毯啊！何况这个地方，那么宏伟！特別是这个位置，一进门口的大酒吧，对不？铺这样的东西在这里？”  你猜他怎样反应？（那时候因为装修，他跌断了腿，后来他要靠着拐扙。）他那时撑住拐扙就站在那边。我说：“不要铺，不行。” 我就打个比方，说：“爸爸，西装服配功夫鞋，不好看的！不相称啊！”他不但没有听，你猜他怎样？他拿拐杖打我！当时除了有伙计，也有装修工人。我一声不响，他挥起拐杖，我就闪，我走开，不跟他争论了。你想想，他是这样的脾气的。一个例子就够了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

神后来改变了他，像一只绵羊一样。戒酒戒烟的时候，脾气已经少了点。后来家铿牧师来，查经、祟拜，那时候的改变更加明显了。后来有一次，我为教会做事情，他都已经退休了，他就说我：“你整天都不在家，经常去了教会。” 我就跟他说：“老公，是的，我是去教会，我应该去的。我说，我有两个身份。我真的是你太太，这没有错，我要服侍你周到；但我服侍你之后，我才去教会做事情呀。” 我又说：“我有两个身份，其中一个身份是神的孩子，所以我要去的。” 我这样跟他说，他就不吭声了。他当时退休了，自己一个人，他生气我不陪伴在他身边。神改变了他，很美丽，很美丽。女儿、儿子都知道的。神的工作很奇妙！神很怜悯人，如果神不带家铿牧师和美艳师母来，我不知道他会如何。他承认自己不是基督徒。刚才的誓词，他自己也说：“我什么都做过。”他自己心知肚明，神多么的怜悯人啊！

在写这誓词之前，他跟我说，那时候还是住在14号，还未搬来这里。他说：“傻婆，我跑到房间，我向主哭呀！”他为自己的罪向神痛哭。还有，受洗之前，其中一个儿子住在香港，他就致电给他的儿子，向他道歉！ 儿子那时不是3岁、不是5岁，是50多岁了！

**访问员：**他不再叫你傻婆？

**刘：**这要感谢家铿牧师，是家铿牧师说的。他说：“叔叔，你不要喊婶婶傻婆了。” 哈哈，后来他就真的没有再喊我“傻婆”。可是，他也不叫我的名字，只喊“喂，喂”。哈哈哈 ......

**访问员：**他不会叫你“老婆”？

**刘：**不会，他不会，只是“喂”。哈哈！ 还有，他永远都不会跟我说对不起的。他信了主之后，虽然口不说对不起，但他的态度改变。如果他做错了，有不对的时候，他就会问：“你喝不喝茶？” “你肚子饿吗？想不想吃？ 我煮些东西给你吃。” 他就是这样表达对不起。哈哈哈 ......

受洗之后，那改变真的是很美丽，更强大。

有一次，1997年，强牧师被按立牧师，我和丈夫都有参加强牧师的按立礼，也有邀请一些朋友去。其中有一个朋友，他未信主的，张师母张牧师认识他，就邀请他和太太到来。这一位朋友跟我丈夫以前是不和的。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。这个人把我们家弄得...真的是，唉！饭也没得吃！所以我丈夫很气他，非常恨他！一提起他，头顶就冒烟，这是他未悔改之前。

97年强牧师按立牧师的时候，这个朋友就应邀参加了那聚会。我老公见到他，你猜，他做什么？他跑过去跟他握手！ 这位以前是他的仇人呀！跟他握手？这个朋友当场流眼泪！他的太太就说：“你好像小孩一样地哭，哭什么呢？” 其实他的丈夫当时可能是感动呀！

这个就是我的丈夫。悔改之后，很大的改变，很大的宽恕！他自己走去握手，对方流泪呀！神的工作，很大的能力去改变一个人。以前提到这个人的名字，真的想把他整个人吞下去，因为他竟然会做出那样的事，有血气的人都会很生气。哗，好感动呀！我自己都惊讶，神改变他成那个样子，一个这样的人。

**访问员：**叔叔有那么大的改变，除了是因为每个星期有听查经、讲道外，还有什么令他有那么大的改变？

**刘：**我相信是以前那群基督徒给他留下了一个好印象。于1970年左右，张牧师在利物浦的时候，有一群从马来西亚来的护士在我家出入。她们经常在我家出入、过夜，经常的。我的丈夫常常对我说：“这群人真的很不一样呀，很不一样、很单纯。”他常常这样说，这些人可能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。张牧师在利物浦牧会的时候，这些护士就在这里，我记得有一位姊妹，是信主的，其他有一些是未信主的。那个时代有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这里学护士。一个信主的带来其他那些，一个一个，后来全部都信了主。可能我的丈夫在这些人身上看到那种不一样，可能他在观察。

有一件事我很清楚的。就说我的老公，他看到一位弟兄。在张熙和牧师未曾来利物浦牧会之前，我丈夫已经认识那位弟兄的了。这个人的态度，天啊，我丈夫喊他“大队长呀！大队长坐在这里！” 他的坐姿是这样的，两手这样张开，像个官长、大队长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后来我丈夫说：“你看那个大队长，现在给张熙和牧师完全改变过来呀！” 因为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由坐的态度不同开始，跟着做人的态度都不同了，所以我丈夫就很惊讶！可能这些都留在他的心里。他看着看着，看到这些人是不一样的。

很感谢神。第一感谢神，第二感谢神的仆人，一个、一个、一个的神的仆人。他很喜欢家鏗牧师和美艳师母的，还有张牧师和张师母，特別喜欢Tina师母，她大情大性，大声大笑，她跟叔叔说：“叔叔！红红绿绿、马骝衣服！”叔叔就开怀大笑。我丈夫很喜欢穿牛仔衣，很喜欢穿红色的冷衣。哈哈，他欣赏神的仆人呀，哈哈。

**访问员：**婶婶，你的婚姻那么多痛苦，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夫妻，早就离婚了。究竟是什么信念令你一直都不放弃叔叔呢？

**刘：**我以前对我丈夫真的有怨恨，婚姻那么惨。我很怕我的丈夫，怕他打我，什么都千依百顺，迁就他，不敢反抗。还没有孩子之前，我真的很怕他，有了孩子后，关系稍微好点。后来我省悟过来，我这样是屈服，不是顺服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要顺服他。从那时候，我的态度就改了。之前我恨我妈妈，恨我丈夫，信了主之后，神就改变了我，变成了从内心懂得去爱他。

我只有一个目标，对丈夫、对媳妇、对儿女都是这样。一个目标就是 -- 我要守我的本份，因为我是神的孩子。我不想去伤害他们的心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神爱我。如果伤害他们，神的名就被污损了。将来跟他们说什么信神、邀请他们去教会都是空的。我就是朝着这个方向。我在餐馆做生意都是这样。那时候我的丈夫还没悔改，我没有开口叫他去教会。从来都没有。我就是把他交给神，我朝着一个方向，神爱我，我就把他交给神。我不想伤害他们，不想得罪主。

想归想，但要有能力才能做得到，有力量去忍耐去接受。这就是神对我的怜悯了，他帮助了我。要不然，人是做不到的。我爱我丈夫，我很爱他，我真的很爱他。为什么那么爱他？因为神爱我。我知道我都被神改变了，我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好赌，没有希望。因为神爱我，就是这种态度，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。所以什么事情我都没有骂他，盼望就在神那里。单单说，他输了三千镑那件事，我交托给主，盼望神，我真的向神哭诉。我跟神说：大卫用皮袋载眼泪，我用胶桶装眼泪！是真的，我不知道哭了多少呀，向神哭呀。但是我的盼望在神那里，我就朝着这个方向走。

所以神很怜悯、很信实。到最后，不但没有令我失望，更给我大大的盼望，大大的祝福。不是吗？看我的丈夫被改变到那样。后来我们的关系改善到那么好，最要紧是在神里面有盼望，朝着这个方向！还有，不要怀疑神。很多时候很辛苦、很辛苦。在盼望在等候的时候，不是一剎那便得到，要呼求神怜悯。不是一霎那得到的，但不要失望，更不要怀疑神。

**访问员：**叔叔受洗之后，到天父接他返天家，相隔多长时间？

**刘：**叔叔1996年3月3号受浸，天父接他返天家是2000年，多少年了？4年。那时候他80岁了。

**访问员：**叔叔离世前，都应该很平静，对吗？

**刘：**很平静。有一位不是基督门徒会的弟兄，是以前教会的。他星期六来探访叔叔，星期日叔叔就产生变化了。很奇妙的，叔叔住在疗养院，住了一段时期这弟兄都没有来过探他。那天他说见到刘叔叔很不一样，很平安，不像在老人院那些发呆的老人。他星期六探望叔叔，星期日...星期一早上，天父就接叔叔走了。很奇妙！

**访问员：**婶婶对于叔叔离开，回天父的怀抱有什么心情？

**刘：**噢！那个心情，很平静，很平静。当然舍不得叔叔。星期日当天我在教会崇拜，我记得是下午，我第三个儿子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护士通知我，说爸爸不是很好，不行了。”那我就去见他了。去见他的时候，我陪着他，一直陪着他，直到晚上。好像现在的时间，五点、六点钟。Tina师母在那里，阿辉弟兄也在，我就说：“Tina师母，你陪了我那么久了，你累了，你回家吧！” Tina师母跟我说：“婶婶，我不放心。我不是不放心叔叔，我是不放心你。”不放心我！她一句“不放心我”，我一听，是，我真的很舍不得叔叔！很舍不得让他返天父那里。结婚五十年了，快到五十一年了。

Tina师母就说：“不如我们一起祷告吧！”阿辉弟兄、我和Tina师母三个人，在疗养院那里手拉手祷告。祷告后，我自己知道了，我的心很舒服，我要放手了。如果我不放手，天父是不会勉强我的。好奇妙的，那个内心，天父不会勉强的。真的，所以说，心连心，夫妻那个关系，真的去到这个地步，但是我知道我要放手了。祷告之后，Tina师母怎样说呢？“我走了，婶婶，我放心了。”真有意思！她好像看到我的心一样。祷告一完我的心就放松了，我很舒服，我不会拉着我的丈夫了。而Tina师母说：“我走了，我现在放心了。” 那她就回家去了。我一直陪着我的丈夫，因为他有糖尿病，他的脚有些溃烂还没有愈好。他的脚趾头还有些肌肉收缩，有时会脚痛，他就是这种情况离世的，有时痛，痛到要捏住我的手，几分钟就 ...

**访问员：**捏一捏？

**刘：**一捏就是痛一次，他病那么久我服伺那么久，服伺到我已经筋皮力尽了。

差不多半夜十二点多了。是星期日的晚上。我回家，我饿了，我煮了点麦片吃。我的女儿又来对我说：“妈妈，爸爸不行了，你快点去吧！”我说：“嗯，我吃过麦片就去。”我如此镇定，为什么我如此镇定？ 因为天父老早就给了我信号，我经常求天父释放他的肉体。那个信号就是：一定要过了礼拜一早上零晨六点钟。所以，我女儿来叫我，我没有作声，我说我吃过麦片才去。那时是凌晨一点多、两点的时候，她来叫我，我吃好了麦片再过去。我是有点撑不住了，我服伺了他那么久，我好累，我再坐下来。我女儿又来叫我，我又去。我心里有数。到了早上的时候，星期一早上，凌晨差不多六点半，我一直为他祷告，也一起祷告。我对叔叔说：“爸爸，你祷告，祷告主吧。主来接你了，你祷告，你仰望主！”

**访问员：**当时叔叔是清醒还是不清醒？

**刘：**都可以说是清醒，他没有张开眼，可是他是有意识的。

**访问员：**听到你说话？

**刘：**知道的，他经常捏住我的手。然后，突然间，我觉得，咦，我一直坐着叫他祷告，自己又祷告，叫儿女们都祷告。突然间，我觉得，不对，不单要祷告，不单求主释放他的肉体，要敬拜！突然有这意念，这意念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就跟孩子说：“我们一起敬拜神！一起闭上眼,感谢主、敬拜神！多谢神!”我握住我丈夫的手,我们这样敬拜的时候，快到六点半了。闭上眼睛，敬拜神。张开眼几分钟后是凌晨6时35分，叔叔怎么样了？他吸了四大口气。第一口气，大力一点；第二口气，比较轻；第三口气、第四口气，好像小孩子睡觉一样。我的大女儿说：“爸爸好像睡觉一样。” 很奇妙啊！

直到有一年跟张牧师说起叔叔这个话题，他就说，最重要就是敬拜！最重要就是敬拜！哦，原来敬拜神那么重要的。敬拜是如此的重要！

十二月十八号凌晨，天父接他去了。十二月二十二号，叔叔下葬。到他出殡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很平静，很平安，很安静。我知道他去哪里，我知道他去天父那里，因为我看到他被改变。我心里没有悲伤，反倒很平安，没有说：“唉，算了，你走吧！” 不是这样的。虽是舍不得，却有平安；没有挣扎，也不会痛苦。我怀着一颗感恩谢恩的心，我真的不懂得形容。

我选了两首诗歌，歌词这样说：“我曾经爱主、好亲爱，如今更亲爱。”现在，他在天父那里，在天国，更加亲爱。这两首诗歌是我选的，选给叔叔的。我也将这两首美好的诗歌留给自己的丧礼用，哈哈哈 ......好美丽、好美满！叔叔的见证、诗歌，都夹在这个卡里，送给那些来送殡的人。



《完》

**小女子**

**第二集：受苦使你领悟到什麽？**

**旁述**

你有没有受过苦？我想，你一定会话有。

可是，你所受的苦，教晓了你什么？这些苦，令你变成一个怎样的人？

刘婶婶一生受过许多苦，来自病痛、婚姻、生活的压力、信仰孤单、对教会的担忧、对拯救人灵魂的负担。这些苦，让她认识到天父好信实，又教会她信靠顺服，与神同行。



**访谈内容**

**访问员：**说到神可以透过他的仆人去医治人，就算在今时今日，这些神迹奇事仍然会发生，听说婶婶你自己就经历过，对吗？

**刘：**对。

**访问员：**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

**刘：**好。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，我就分享一个自己经历过的神迹。

首先，我充心感谢天父，也要谢谢我敬爱的张熙和牧师。

我忘了是在72年还是73年，年日不重要吧。那时，我是经营餐馆的，工作很忙碌，所以工作压力很大，很辛苦，同时，要照顾一家人，丈夫还未信主。可是，星期日的崇拜，我一定要去的，不管我有多累，有多忙，我都很少很少缺席。有一次我去教会崇拜，那天好像是圣餐聚会，圣餐之後，我突然间觉得头很痛！头痛得不得了，我坐在沙发上，那时候我很怕去医院的。第一我怕去医院；第二因为很忙，去了医院，很多东西都做不了，我有六个孩子要照顾，又要做生意，真的很怕去医院。那天头痛很厉害，不去不行了。我就跟其中一个跟我去教会的儿子说：“儿子，开车送我去医院吧！”。他看到我的情况，就马上送我去医院。记得遇上红灯，他都不管，冲红灯。我头痛到怎样呢？救护车车顶不是有警号灯吗？就是不停在响丶不停在转丶不停在闪的灯。我的痛就好像那闪烁的灯一样，头痛得快要爆炸！

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，我还可以自己走上车的，但到达医院後，我动也不能动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被送到急症室。在急症室，我躺在床上，头仍是很痛。

那时，我对陪我去医院的姊妹说：“你为我祷告吧。”

她说：“有呀，你自己也祷告吧！”

突然间，好像有声音在对我说：你头痛吗？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不是更痛吗？那声音在脑海中出现的时候，我突然发觉我整个人，承受着很多压力，未有轻松过！ 自从由香港来到英国，真的未有一天轻松过，都在承受很多压力，很辛苦。在那一刻，我的嘴巴仍然可以说话，脑袋是清醒的，但是手脚就动不了，後来，我就昏迷过去了。

那天是星期日，我的丈夫早上跟一个朋友开车去爱丁堡，开了几个小时的车，刚刚到逹目的地不久，他就收到儿子打给他的电话说妈妈进了医院，於是他又要赶回来，因为医生对我儿子说：“你妈妈不行的了，预备办後事吧！”（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在急症室昏迷了，别人在做什麽我都不知道。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大概11时左右！

**访问员：**晚上？

**刘：**晚上。我睁开眼睛，哦！我已经不在急症室了，他们把我送到病房去，只有我自己在那里，我的家人都回家了。那个时候，张牧师来看我。

他问我：“和你祷告，好不好？”

我说：“好！”

然後，他说：“你等一会儿，我回家带点油过来。”

後来，他带了油再来医院，为我抹油祷告。祷告完了，他就回去了。

我去医院那天是星期日，从星期日到星期四，他们不让我起来，不让我动，不让我吃。他们说，我脑里面的微丝血管爆裂了，所以不让我动，要躺直丶躺平，不能用枕头。那麽我怎样喝饮料呢？ 他们给我一个好像茶壶一样的器皿，慢慢的从口角边流进我的口内让我喝，一粒药我都没有吃过。一些初级医生丶护士从我身边走过，都觉得奇怪，这个人看来很清醒，挺好的，为何躺在这里！看看我的病历後，又惊讶，为什麽这个病人看来真不像病人！他们不让我动，我就乖乖的不动。到第四天，一个高级医生来看我，还有几个医生和一个护士长，跟在这个高级医生後面。他看一下我的记录，翻来覆去，研究了一段时间，多番商量。其实他们在讨论该不该让我出院！那些医生走到窗边去商量，然後再来看我，看完又再商量。商量了一段时间，最後就跟我说：“你可以回家了。”

我曾听说过，脑微丝血管爆裂的话，即便康复，都会有后遗症的，至於有什麽后遗症我就不淸楚了。到现在，已经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，你看我，没有什麽后遗症。我感谢主，很感谢神！这是我很深刻的经历。神借着他的仆人医治了我。

经过四天躺着不让我动，星期四我出院回家，家里没有人，他们要上班丶上学，我独自在家里。张牧师又来探望我，我去给他开门。我的房子挺大的，走去开门要经过两个大门，一个前院，一共三个门儿。开了一个门，又一个门，牧师见到我，他自己都睁大双眼看着我：哗！一个健康的人，精神不错呢！

神借着他的仆人把我医好了！所以感谢天父，给我有机会今天在这里跟你分享我这个见证。神很奇妙丶太奇妙了！ 所以我每逢数算神恩典的时候，我感恩的泪水，就会忍不住流下来了。天父对人很怜悯，很慈爱。神借着祂的仆人，在利物浦做了很多很多，很美丽的工作；神借着他在利物浦改变了很多人，帮助了很多人认识救恩，我希望那些人懂得谢恩。

**访问员：**真的奇妙，到今天，婶婶已经八十四岁了！

**刘：** 八十四岁了。

**访问员：**竟然头脑还是那麽清晰。哈哈，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！

**刘：** 感谢天父，感谢神的仆人的帮助，不然，我这一生不知道会是怎麽样的一个人。要不就浮沈在世界里，要不就已经死了；或者就成为一个挂名丶糊里糊涂的基督徒。说起阿婶我这条命，是天父对我的怜悯，让我活着的。

我再分享一个见证。有一次，糟了，左边肩胛位合不下来！

**访问员：**是手吗？

**刘：** 就是合不下来。去照照镜子，这里长了一个比手指还要大一点点丶宽一点点的东西。

**访问员：**好像手指这么长？

**刘：**是的。就在这里，突了出来！

**访问员：**突出了一块。

**刘：**不是很痛。

**访问员：**手的肩胛位置没有办法合在一起？

**刘：**就是没办法合下来，又疼，又要工作。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麽。我就找了一位女职员陪我到餐馆的厕所里看看。

我说：“你进来进来，帮我看一下，这里是不是长了两块肉，是不是不一样呢？”

她说：“刘太太，是呀，这里有两个肿块！”

後来摸一下，“哗，天父，为什麽这样的！”

我也没有刻意去求些什麽，可是，不知道在什麽时候，那两个肿块不见了，我自己都不敢想像。那肿块去了哪儿呀？哈哈哈，所以我很谢恩，很谢恩呀！我们的生活就是充满了天父的怜悯丶天父的恩典。

**访问员：**你当时那麽忙碌，可能你根本没有时间 ......

**刘：**没有呀，我自己都不敢去证明是不是(肿瘤)？又痛又合不了。

**访问员：**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 ......

**刘：**就消失了！ 很谢恩啊！我一生都要感恩，感恩啊! 不但那样，我有很多丶很多压力，疾病好像枪一样打我。神怜悯我，我这一生受尽痛楚，这里痛，那里痛。

**访问员：**那麽，我知道婶婶现在肉身上还是受着很多疼痛的。年纪大了後，有更多的痛症，你怎样看这些事？当初神医治了你，但是後来，仍然有很多不同的病痛，你会否觉得每一次的疾病，神都应该医治呢？

**刘：**我倒没有这个看法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的腰已经不行，脊骨有一节突了出来，我痛得不能动弹。我问医生去做手术好不好？医生说不好，那时候我才四十多岁，未满五十岁。他说人所有的神经线都在那里，盘骨对上的尾龙骨那个位置是很重要的，他说如果做得成功就很好，若失败，就会瘫痪，所以他不建议做这个手术。结果医生做了个腰带给我，是一条铁片，不绣钢做的，比手指还要粗，是物理治疗部门为我做的，像一个枕头那麽大，中间这样撑住，顶着脊骨那个位置，我就穿戴了它19年，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都穿上，直至晚上睡觉时才脱下，早上起来又把它穿上，好像罗马兵一样。穿上後要站得非常笔直，就像穿盔甲一般。在店里收钱，如果掉了钱在地上，我就捡不到，我要先用脚把钱拨到一旁，等工人看到就帮我捡起来，我只可以直直站着。19年了，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，我不是每次都求神医治我，但是我知道神的恩典够我用。神若医治，当然是最好的，可是我没有刻意地求，不过到了现在，我有向神求。四年前，我摔倒了，伤了盘骨，我求阿爸父，神若乐意的话，求神医治我吧 ......因为年纪大，我很痛苦，每天都疼痛。

**访问员：**面对那麽多痛苦，在苦难里学到什麽呢？

**刘：**在苦难里，我体会到天父的信实，天父永远都不会苦待他的孩子。我亲口对天父说：“天父，我知道你很爱我，很怜悯我，我知道你不会苦待我，但你要我学什麽，我不知道，求你教我！”

还有，也是关於神的仆人张牧师的。有一次，好像是在71年，有人受洗。我们就带了一些人去看洗礼。 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洗礼池，所以向其他教堂借用他们的洗礼池。我带了好几位护士一起去，他们是从马来西亚来的，还有一位是我丈夫徒弟的太太，他有一个女儿，大概一岁多，总之我们11个人坐一辆车。去的时候，我儿子开一辆大型Volvo，11个人挤满了那辆车。浸礼後我们回家，因为要送张牧师回家，我儿子就跟一位学生调换车来开，本来开小车的这个学生，变成开大车送我们11个人回家。我儿子就开小车送牧师回家。

那学生刚刚考到驾驶执照不久。停红绿灯的时候，本该刹车，却把脚错踏在油门上，车子马上向前直冲。在马路边有个大草地，草地旁边有一个一个木墩，在侧边拦住，红绿灯就在那里，红绿灯前面有辆车停着正等待转灯。他撞到那辆车，那是修理电线的小货车，小货车被撞破了洞，还好，没有人受伤。我们这边开车的学生要控制驾驶盘，车子就好像开船一样，往这边晃那边晃，晃了三晃。我坐在司机旁边，抱住徒弟的小女儿，小女儿的母亲也在车上。那样左右晃了三次，小孩坐在我的腿上，车撞到这麽严重，可是，我们一点伤都没有，连外伤都没有，多麽感谢神啊！你猜我们的车变成怎样？是一辆新车啊，那麽大，那麽重型，那麽扎实的车，撞到车头雾烟，雾烟呀！火烧呀！

40多年前，买的时候要2220镑，拿去车房修理需要497镑。本来可以申请保险赔偿，可是我丈夫不愿意，因为如果用保险赔偿，第二年的保费会很贵，所以他叫我自己付修理费，因为是我用他的车送人去教会的。哎呀，怎样好呢？糟糕了，惨了惨了，我哪里有钱呀！我虽然做生意，但我不管钱的，我没有钱呀！怎麽办？牧师教我：开车的司机也要负责任，既然你没有钱，你们两人一起分担，每人两百多镑吧！

那时候两百多镑好厉害呀！我就跟那学生商量，他也愿意付钱，但我没有钱啊！我不懂英文，我不会看，也不会说。我就请他和我一起去银行，帮我看看我在银行有多少钱，所以他就跟我去了。他说：“刘太太，你有两百多磅。”哇！吓了我一跳，我双手抱着头：“什麽！哪里来的钱？”我知道我有一点点钱，因为小孩子要买鞋子丶袜子丶衬衫等，我就向丈夫拿钱。我说要10磅，他就给20镑，他相当阔卓。有剩的，我还给他，他都不要，我就存起来。所以我知道我有一点钱，可是哪里有两百多镑那麽多！我有多少，我心里有数。所以，我就抱着头大喊一声，刚刚好有两百多磅，多一点都没有，刚足够可以修车。你想一想，神的恩典要不要数算！你说，这位神，可不可以信任?

神的恩典很丰盛，神很奇妙，很爱我们每一个，但是神的性情又很圣洁。在教会里，神的仆人教导我明白神的圣洁丶能力丶慈爱丶怜悯，所以值得我们整生人去跟随丶敬拜，倚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这是我从神的仆人张熙和牧师身上看到的，刚才我说，他教我，开车那个司机也要负一半责任，不要以为自己不需要负责任。要有公义丶信实的一面，因为做人最要紧是诚实丶公义。如果你不诚实丶不公义，你的爱就不是真的，你只是糊里糊涂，马马虎虎。

为什麽我会这样说？我经常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我在餐馆里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如果我内心不去分辨是与非；公义与不公义；圣洁与污秽，若我不能分辨清楚的话，我怎能够去处理事情呢？

因为做生意是挺复杂的，我在利物浦做生意有25年之多，感谢神给予恩典和力量让我在餐馆里，支撑整个局面。有一次，有些人事问题，同事之间结党，分成两党！他们开工的时候，不喜欢对方，好像在打仗一样，你不高兴我，我也不高兴你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很辛苦，不知道该怎样做，不知道怎样去处理。这样的情况，实在很影响生意，特别是负责楼面的，对客人的态度不好，招待不好，店面变成了两党人的战场一样。 我很辛苦，我跟我丈夫说不如不用这个人吧。我的丈夫不敢，我儿子就更加不敢，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，她是不能得罪的人。这位女士有後台，她的背景并不简单，她本身就不是善男信女。另一个就比较简单，没有这些背景。这两人在争斗，没有人敢去处理，怕惹祸上身。特别是我做生意的，若惹祸的话，会影响我的生意，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做才好，我就到天父面前祷告，祷告不是一两天，不知道有多少个星期了。

有一天，我觉得很辛苦，我再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情形，我该怎样做呢？我在天父面前哭丶祷告。突然，天父对我说：“解雇她。”吓了我一跳，眼睛都睁大了，我很害怕呀！ 解雇她？不行啊！解雇一个怎麽行？另外一个怎样呀？

我问：“天父呀，解雇一个不行啊！”

天父说：“另外一个都解雇！”

都解雇？两个呀？哎呀！这个声音一来，我就更加害怕，我要解雇他们啊！

这个声音是出於我自己，还是出於神？先要搞清楚，如果弄不清楚问题就大了，对不？我很害怕，真的很害怕。我不敢作声，任何人都不敢说，我自己继续在天父面前祷告。祷告之後，要做一个决定，我明白如果是出於神，而我不跟从去处理，我会失去机会，而且这个麻烦不知道会害我到一个怎样的地歩，不知道会拖延到什麽时候；如果不是出於神，而我去做的话，我招来的灾祸会更大。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呀！就在这里害怕，我边祷告丶边害怕。

有一天，我决定要检查一下我的内心是如何的！我要弄清楚这个声音是否出於我自己。我怎样可以了解我的内心世界呢？於是，我问我自己，我平日是如何待这个人的？如果我平日心里藐视她，轻看她，待她不好，仇恨她，那麽，这个声音就是出於我自己的了。为什麽呢？因为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态度，就说明我本身就想除掉这个眼中钉了，所以这个声音就是出於自己，对不？当我去分析我的内心世界，我知道我没有这样想过，我没有这样的心态待她，我便知道可以行动了，於是我就去处理。

餐馆是在星期六发工资的。在那星期六下班的时候，我给每个员工都发工资，最后轮到他们两人。我请他们两人走到一旁。

我说：“这是大信封！（解雇人要额外赔偿的，所以叫大信封。）对不起，我再没有办法雇用你们了。”

那个不好对付的说：“哼，东家不打打西家！”就这样，她拿了信封，就走了。

另一个则说：“刘太太，不要解雇我，让我留下来，好不好？”

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可能再留你了！”

之後，他们两个就再没有为我打工了。其实，我心里还很害怕，怕她们来餐馆生事，来报复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周又一周，都是平平静静的，没有什麽特别的事发生，感谢神的恩典！

几年之後，我退休了，你猜发生什麽事？我女儿是在英国当律师的，在那个年代，中国人做律师，有是有，不多。你知道嘛！原来那个不容易对付的女人的爸爸，就是我女儿的客户。有一天她爸爸生病，要住院。已经是晚上四丶五点的时间，她打电话过来，叫我女儿去医院帮他立遗嘱。因为这个客户是讲中文的，而我女儿的中文不太好，我女儿就说：“妈妈，你陪我去医院，当我的翻译吧。”我说好，然後就跟她一同去了，到了那里，吓坏我了，那个很难对付的，我解雇的那个女人，就坐在病床的旁边。原来这个病人就是她爸爸，我眼睛都睁大了，就是这么巧！

我女儿做完事情，我们要告别的时候，你猜我解雇的那个人怎样呢？她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刘太太，刘太太，你不要走，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请你为我爸爸祈祷！”哇，真奇妙！之前我真的很害怕她，害怕死了，结果她不单没有为难我，还叫我为她爸爸祈祷。原来天父的恩典，天父的荣耀，她都看在眼里。所以天父对人是多麽的怜悯，多麽的信实。我不敢想像，不敢想像呀！

要说起来，我这个人，没有文化，没有知识，一个这样的妇人，有什麽能力可以处理这些事呢！有什麽可能可以立足呢！

你看到神多麽慈爱，多麽怜悯，多麽信实，多麽恩待人！ 看到神多麽公义，多麽圣洁！何等的怜悯，何等的信实！是否佩服？祂是藉得万膝跪拜，万口歌颂的神呀！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！我记得耶利米哀歌三章，有一句说话：神的信实每早晨都是新的。神的信实每早晨都是新的。祂是信实，恩待人的神，感谢天父！ 这个就是婶婶，我这一生几十年的生活，都是靠着天父的扶持，祂的帮助而渡过的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全赖神的帮助，谢谢天父。

**访问员：**婶婶，这麽多年，你餐馆都一直坚持着报税要报到清清楚楚，不会逃税的，是吗？

**刘：**如果你不是那样生活的话，你跟人家说到天花乱坠，都是假的，别人不会听你的。员工有二十几个，我都有跟他们传福音。员工的心会想：你向我传福音，星期日却要我上班，我怎样去教会呀？所以，星期日我不营业，我丈夫不喜欢，我的孩子当然开心！但是很感谢神，他（我的丈夫）虽然不愿意，他都不开门营业。

**访问员：**纵然你们这样把神放在首位，星期日不营业，都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意，对吗？

**刘：**不会不会，反而更好。

我女儿跟我说：“妈妈，那些人挺怕你的！”我的员工中，有中国人，也有英国人，上班时，我不跟员工讲中文的，为什麽？如果我跟他们讲中文的话，英国人会误会，他们会猜你们中国人，肯定在讲我们什麽。就算我英文不好，指手划脚（用身体语言），都要跟华人员工讲英文，免得英国人误会。不该説的就不说，该说的才说，而且主要都是说公事。我女儿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不太相信。後来我退休了，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个员工，就是之前被我解雇了的员工。 他跟我说：“刘太太，刘太太，我坦白跟你说，那时候我挺怕你的。”他说：“你很严肃的。”後来想起这件事，我便流眼泪！不是我，我懂什麽，我只是个粗人，对不？ 是神怜悯我，教导我，神给我恩典，我把荣耀全归给天父。

**访问员：**这种所谓怕，其实就是说很佩服你，不是说很怕你。因为你的英文讲得不好，竟然可以做那麽多的事情。

**刘：**是呀！

**访问员：**他们对一个讲英文都讲得不好的人，可以那麽佩服，应该是一种尊重的心态。

**刘：**我们的餐馆11点关门，酒吧也是11点关门。不过十点四十五分我就要截单。我跟负责酒吧的职员说，时间一到就不能卖酒，因为这是违法的。通常客人都是喝到不愿停止的，如果我在场，我就不让他们继续卖酒，但是有些人不会理会的，因为卖酒好赚呀！

**访问员：**是的，卖得多少就多少！

**刘：**他们认为卖得多少就多少，谁会经常来查办你呀！但是我不是这样看，我的身份不一样，我是一个基督徒。政府人看不到，那些工人看不到，但是我的神会看到。客人教我怎样做？“Mrs Lau，开一瓶酒倒进茶壶里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对不？”我说：“No, against the law! （不，违法！）”我不会卖给他们。员工就说：“你不让他们喝酒，你不怕得罪客人吗？得罪了客人，他们不来，就没有生意了。”我说：“不来就算呗，没有生意，就没有生意！”得罪人，总比得罪神好，这就是我的原则！

**访问员：**可是也很感恩，其实到最後，也没有因为这样，生意受到影响。

**刘：**生意好得很，大人物都来了！

**访问员：**反而源源不绝的来，就看到当我们敬畏神，把祂放在首位的时候，真的不需要去担心，反而你尊重神，神都会尊重你。

**刘：**没错，或许员工更尊重我，他说：“你好严肃呀，刘太太！”如果他没有直接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自己都懵然不知，我只做我的本份就是了，谁会做了还会注意自己的呢？你说对吗？自己注意自己，那些是假装的！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经常注意自己“我这样做挺好呀”， 你实在是在假装的了！

**访问员：**很感谢婶婶跟我们分享在你生命里那麽多，又精彩又真实的片段，真的让我们看到，天父是慈爱丶信实丶有能力，又奇妙的神，今天仍然在不断行奇事！

**刘：**没错，很感恩，我这一生，都要向神感恩！



《完》